佩韋齋輯聞
東齋事記
釋常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佩韋齋輯聞

俞德鄰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讀畫齋叢書皆收有此書兩本皆分四卷然讀畫本多數則且卷首有俞德鄰自敘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佩韋齋輯聞四卷宋俞德鄰撰。德鄰、字宗大。號大迂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舉咸淳癸酉進士。宋亡不仕。遯迹以終。是書多考論經史。閒及於當代故實。及典籍文藝。大抵皆詳核可據。不同於裨販之談。惟第四卷專說四書。頗出新意。往往傷於穿鑿。如論九合諸侯。謂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鄄。齊桓始霸。至葵丘而九。故曰九合。其北杏及鄄之始會。霸業未成。皆不與焉。是猶有一說之可通。至於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爲憂陳氏強而齊將亂。又謂匏瓜繫而不食爲繫以濟涉。引衞風及莊子爲證。又謂子擊磬於衞爲磬以立辨。欲其辨上下之分。則務生別解。不顧其安矣。蓋永嘉之學。自朱子時已自爲一派。故至其末流。猶斷斷不合也。然其說實不足以相勝。原本所有。姑以贅疣存之可也。

余童丱讀書。粗能强記一二。至聞先生長者緒言餘論。雖曠日累月。猶在負劒珥時也。今老矣。神志衰耗。前後遺忘。閒者追念舊聞。十忘八九。因竊自慨。炎暑重赫。友朋絕不往來。藜牀北牖。唫嘯呻吟。兒輩濡筆錄之。得數千言。雖埤汙庸俗。可厭可鄙。然疑疑信信。實區蓋之談。殆與玉卮亡當者異也。先儒有筆記。有漫錄。有燕語。爲書不一。皆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啓聖賢之蘊。余之繆學雜舉。膚傳風聽。何能信於是。不過從兒輩呫嗶而已。雖然。詎不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從事於博弈者乎。序而藏之。因命曰佩韋齋輯聞。嗣有所得。又將續書。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佩韋齋輯聞卷一

太玉山人俞德鄰 宋大父

堯舜之臣禹稷契皐陶益皆有大功德于民者也禹受禪爲夏載祀四百契之後生湯[黃]爲殷載祀六百后稷之後生武王革殷爲周載祀八百天之報施多矣皐陶與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爲之後生始[皇]混一四海不過二世皐陶之後雖英六蓼春秋之世楚成大心滅六公子歸心滅蓼至漢九江英布先黥而王後叛而夷視益又不逮焉何哉豈益焚山澤不免戕物之命淑問如皐陶雖曰惟明克允而刑實傷人之具不然造物者何嗇於此二臣之後也嗚呼爲皐陶尚爾而況不爲皐陶者乎

漢自元帝至平帝禍亂皆起于宦官外戚然召之者實宣帝也弘恭石顯以明法進宣帝用之則宦官之禍始于宣帝矣許史衰有王氏王氏衰于丁傅丁傅衰莽繼之則外戚之禍始于宣帝矣東萊呂公謂宣帝雖中興之君實基禍之主有以夫

曹操以鬼蜮之智挾天子弒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融殺崔琰誅荀彧禮樂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傳至丕卒移漢鼎操疑得志于地下矣然自操肇謀迄于國亡五十六載閒實與司馬氏相終始方懿僻操辟操之志猶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于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楚王彪置諸王公于鄴至再世受遺父子祖孫相繼秉國師廢齊王昭弒高貴鄉公不三四年易魏爲晉視操之脅制漢室殆有甚焉恢恢天網如此

世之懷姦孕逆竊窺人宗社者安知無典午氏之踵其後邪。

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遂陰蓄不臣之志。及師昭廢二主。弑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稱兵相屠。惠帝昏愚。食餅中毒。懷愍身爲降虜。行酒執蓋。萬世有餘恥。既而中原板蕩。宗廟焚沒。雖元帝再造。而石馬犧牛之識。曾已非復典午氏矣。自武至愍僅四帝。都洛陽僅五十二年。中間亂離屈辱。前古所罕見。亂臣賊子。亦何所利而爲之乎。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漢。强欲嫁之。后不從。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堅有異志。后憤惋形于辭色。及堅受禪。欲奪后志。后亦不許。天理民彝。雖婦人女子有不能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賢不肖之相去。何大相遠哉。

古婦人書疏往來之儀。史不詳見。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氏頓首頓首。豈以卑答尊。遂冠夫之名于某氏之上耶。

漢桓帝朝。陳蕃薦徐穉等五處士。皆屢徵不起。帝欲圖姜肱之形。肱臥闇室。卒不使畫工見之。他時竇憲薦楊喬。徵之及朝。帝愛其才貌。欲使尚主。喬固辭。至不食而卒。是亦可以廉頑立懦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學于徐文遠。及密起兵。使文遠坐南面。備弟子禮拜之。及文遠見世充。乃輒先拜。或云。君倨密而下王公。何也。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乃知李密之待故人。能謙下如是。君子之稱。非溢美也。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則不見也。乃知參拜之禮。於古爲重。

蔡文姬云。臣父書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杜詩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名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必由大小二篆而出。正如文姬之言。若但類楷字而散分。非古也。

梁元帝時。有荊州放生亭碑。載藝文類聚。則放生非始於唐也。

醯、釋名苦酒。卽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刃之利。則官司鬻醋。見于魏初。

士大夫飾身修行。固不求後世之知。然行同乎古人而名不聞於後世。亦尚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饑。黔敖爲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充其介夷齊之流也。而氏名無傳焉。可慨也已。爰旌目事。亦與蒙袂輯屨者同。乃託列子以顯。其亦有幸不幸耶。

漢高祖經營之初。招亡納叛。既定天下。則崇節義以礪風俗。蓋知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赦季布斬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然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此正節義之士。高祖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何其戾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吾於此不無遺憾矣。唐世系載鄭君名榮。大司農當時蓋其後云。

楊寶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及王莽居攝。與兩龔蔣詡俱被徵。遂遯逃不知所之。光武高其節。建武中。遣公車徵詣闕。老病不至。卒其家。其後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都顯族。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亦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後廣仕漢。位公台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是皆潛隱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蘇子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饗天下之福。蓋造物報施之理。誠然不誣也。

老學庵筆記載虞少崔言傅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至曰皇極之敷言乃箕子云。

秦始皇併吞六國。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欲帝萬世。其志大矣。然卽位之年甲寅。漢高帝生焉。越十五年己巳。項籍又生焉。始皇南巡會稽。高帝時年二十有七。項籍纔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倚伏。默寓于冥冥之間。嘻可畏哉。

司馬公著資治通鑑。垂萬世法。獨以魏接漢統。疑蜀中主非中山靖王之後。至諸葛亮伐魏。皆以入寇書。此不可曉。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秦置宗正。漢因之以敘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代。後漢置宗正卿。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與宗室親屬近遠。安有漢室尚存。而玄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後者。孔明一代偉人。且生于漢世。安有不知玄德而輕于以身許之者。況操丕之姦雄。使玄德而冒靖王之胤。其許之亦久矣。顧豈待後人議之邪。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

千載徒悲傷。文公此詩。其意微矣。

蜀譙周問杜瓊曰。春秋讖謂代漢者當塗高。而周徵君羣以爲魏者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焉爾。周因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其後譙周緣瓊言。遂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皆廢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嗣主名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後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復何言。釋曰。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言蜀之將歸于魏也。蜀果悉如周言。予以辭考之。周不過因杜瓊之辭而推廣之。殊無意義。然而卒驗者。豈瓊亦有默授之者邪。雖然。以新造之蜀。先主已崩。武侯薨。禪以闇弱之資。而又惑于閹豎。使無此讖。其能與魏爭乎。

三輔黃圖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註多取焉。然不載作者名氏。唐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列地理類之首。亦不著何人作也。其間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此圖以爲據。故苗昌言以爲漢魏閒人所作。今考此書。其載治所云。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于神明臺云。魏文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書載光武魏文帝。眞漢魏閒人作也。

先儒謂五代之君。周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至謂作史。欲起自梁之丁卯。訖于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具

建年。其意亦微矣。

眞廟時。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輒比上德爲桀紂。比奏御。上令宮人錄所訴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併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事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愚民無知。亦可憐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眞廟有焉。

仁宗一日問饔人折米幾分。對曰。折六分。訝其太過。旨折五分。次日。供進偶暴下。歎曰。習使然也。旨如舊。一日。太官進膳。飯有砂石。上含之。密示嬪御曰。愼勿語人。又一日。思荔枝。有司奏供已盡。近侍曰。市有鬻者。上曰。不可。來歲恐增上供之數。又一夕。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宣取。後必泛殺以備。暴殄無窮矣。其儉德如此。

嘉祐中。韓緯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饑。韓賑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因揭榜鄰境。諭以救卹之意。使來就食。鄰境之民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倉廩既竭。又乏寬閒之居以處之。因感疾疫死者相枕籍。韓亦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夢召至陰府。治韓司門賑濟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覺。得疾。旬日而卒。賑濟本仁者用心。務廣其聲而實不至。尙罹陰責。乃若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者。詎獨見赦于冥冥之閒邪。

昌陵初卽位。誓不殺大臣。不殺功臣。不殺諫臣。折三矢藏之太廟。俾子孫世守之。徽宗北狩。懼祖訓之失墜也。以黃中單親書之。遣內侍勛閒道歸國。付之思陵。子孫罔敢踰越。周家忠厚。未必過之。

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仲和甫。僕也。僕、蘇軾子瞻也。

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而曰鄒訢。釋多不知其義。聞之先輩。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朱其後也。樂記讀訢爲熹。謂之鄒訢。實文公姓名也。司馬公在洛。一日衣深衣散步過康節天津之居。語謁者曰。程秀才。康節出蕭。則公也。怪而問其故。公笑曰。司馬氏非出程伯休父乎。文公或亦本諸此。

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暨陶者。臚唱久不應。上顧左右。蘇丞相云。恐當呼訖。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上命以訖音呼之。果出應。問其里。曰崇安人。上顧蘇曰。亦吳人也。

蘇丞相頌嘗曰。宋所以太平百三十餘年而內外無患者。宗室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無私謁。公族世祿之家。無驕陵而守禮法。至神廟招駙馬。不許升行。此尤足以風勵天下矣。

韓非子載師曠鼓琴事。雖幾于誕。然或者有之。余里人郭楚望以善琴名淳景閒。一日。郡守資政趙公招飲鴈浥閣。月夜鼓一再行。有物似魚非魚。跳躍于池中者數四。守怪之。莫測也。他日復鼓前操。復跳躍如故。明日涸池水索之。得無射律琯。蓋沈埋歲久。適鼓亦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數說。或謂宋以火德王。寅午戌火在人臣。當避之。若然。則近代之戒。殊非古制。然以木德王者。不聞避亥卯未。以金德王者。不聞避巳酉丑。何也。或謂臣爲商。商屬金。寅午戌屬火。火能尅金。故避之。然則歲日時支干之屬火者。亦當避邪。何忌乎寅午戌月而已也。或爲正月爲少陽用事。萬物發生。五月爲太陽用事。萬物長養。九月爲太陰用事。萬物肅殺。當萬物推移之時。以此月舉事多忌。

尤不可曉。惟寶萃唐書音訓高祖紀註曰。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且引釋氏智度論。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故此三月者省刑脩善。今之州郡。此三月不支羊肉錢。先儒遂以正五九月不上官政。沿襲唐家故事。案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九月視事。又漢朔方太守碑曰。延熹四年九月己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則兩漢以前。未嘗忌此三月。疑若眞始于唐者。及讀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于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此忌自魏已有之。又非始于唐也。然唐獨孤及集有舒州到任表云。九月到州訖。則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又何邪。今之歷書。多本于唐一行禪師。于此三月亦多禮上吉日。是知未嘗顓忌也。

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愚鄙。故魏人廋語亦曰清者聖。濁者賢。而徐邈又有頗復中聖人之說。然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又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麴觴醉人者爲小人。則酒之品目。又不止于聖賢矣。

杜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又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亦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後世遂以唐人好飲甜酒。然考退之詩。又自有酒味冷洌之語。而樂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揭甕開時香酷烈。封餅貯後味甘辛。則甘辛苦烈。乃酒味之至佳者。唐

賢與今人之好。大抵相類。所謂至於口天下期于易牙者。蜜餳之喻。不過取其醇醲而已。典論漢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楊松玢談藪記北齊盧道語。長安酒錢。斗價三百。唐食貨志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斛直三千。是史識酒價之貴也。白樂天與劉夢得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白詩。金罍清酒價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讙。十千沽一斗。抑何酒價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謂此乃詩人寓言。不過取曹子建樂府中語。予以諸賢詩考之。似皆撫當時之實。非寓言比。然杜少陵詩。街頭酒價常苦貴。坊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三百一斗。少陵猶以爲貴。而諸賢皆以一斗十千爲詠。又何貴賤懸絕如此。

蔡邕爲漢名臣。而無後。雖有女傳業。而賢者傷之。後讀漢史。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至邕集中乃有薦董卓表。謂卓功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于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則異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豈以是而獲戾冥冥者歟。鄧攸亦晉之賢者。世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然攸之晉史。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至。縛于道傍。夫追而不及。尚當憐之。追及矣。而縛于道傍。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豈以是歟。古語云。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者。然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合二者而觀人亦可以知其槩也已。

律禁殺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傅昭性篤謹。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疑殺牛之禁自梁始。案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牛祭也。王制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用于祭祀賓客燕饗亦或用之。雖未見用于士庶人之家。然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泛言東鄰。則又似不專主於天子諸侯大夫者。往往祭祀賓客。或可通用。至于諸侯無故不殺牛。苟無故。諸侯亦不敢殺也。古之犯禮甚于犯法。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東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則殺牛有罰。自東漢已然矣。要知服田力穡。牛實有功於生人者。禁而勿殺。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燧人氏鑽火至周四時變國火。蓋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歲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及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之意。蓋火關於時政。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于是遇物輒然。若新火性柔。青光炯炯。乃無忽勝速燼之患。縱使延燎。亦易撲滅。是則古人鑽燧改火之意也。唐人詩曰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不過爲節物之戲玩耳。

佩韋齋輯聞卷二

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模寫形容之妙。疑專於譽穎者。然於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涇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於穎多矣。太學聽琴序則曰。有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尊俎之傍。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之意。合詩與序而觀。其去取較然。抑又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冰炭我腸。使淚滂而衣涇。殆非琴之正也。

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于酒。正猶綿蠻黃鳥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坐止高蔭。步止蓽門。味止園葵。懽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于酒焉。暮止則寢不安。晨止則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則營衛不理。是豈涵世全身之道哉。今覺止酒爲善。雖止扶桑涘可也。又何獨止扶桑涘哉。雖千萬祀亦可也。其旨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徵疴坐杯酌。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淵明之意邪。

張司業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羅裙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昏不相逢未嫁時。禮男女授受不親。婦人移天理。不應受他人之贈。今受明珠而繫裙。還明珠而垂淚。其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尙得謂之節婦乎。

東坡秦穆公墓詩。槨泉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及居海外和淵明詠三良詩。則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葢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與前詩意若大戾。雖老成之見。與年少異。然可以死。可以無死。皆事君立身之大義。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也。

卷耳。夫行役於外。其室家閔其勤勞而作也。正與汝墳、殷其雷之意同。故曰嗟我懷人。曰我馬瘏矣。我僕痛矣。人曰我懷。馬曰我馬。僕曰我僕。豈后妃之言臣下哉。說者承小序之誤。故遷就而爲之辭耳。

采葛。懼讒也。一日不見。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若太過者。然武安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董仲舒遷膠西相。而幾不免于禍之及。姦鋒中人。瞬息間事。此詩人所以深懼也。

小弁。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亟而反伎伎然者。不忍去也。何不忍哉。雉之雊也。尙求其雌。王豈不念后乎。木之壞也。尙疾無枝。王豈不念太子乎。吾之憂如此。王寧莫知之乎。此人子之至孝。不敢以無天理人心者量其親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盬。而末章獨無之。蓋王事畢而歸也。故曰將母來諗。以養親之志而來告於

君也。不然。將驅馳之不暇。而暇逐其私乎。於此詩可以見臣子之心矣。

狡童序謂刺鄭忽而作。諸家皆祖其說。惟岷隱戴氏謂山有扶蘇。指狡童爲在朝之小人。今此詩不當以爲昭公意。當時必有用事如董賢者。彼狡童耳。子與之狎。乃不與我言。子雖不我與。我維子之故。至不能食。不能餐。子獨不察我乎。詳味此說。則子正指昭公。而狡童則指用事者也。世子忽年既長矣。帥師救鄭。再卻齊侯之昏。不可以爲童子。況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閔其微弱。無忠良爲之助耳。詩人主文而譎諫。安有斥其君爲狡童。而聖人錄之者。褒裳之詩亦然。子惠思我。言昭公而思我。我則褰裳而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亂政耳。亦非斥其君爲狂童也。

無衣。由大夫言之。則美武公。由聖人言之。武公之罪大矣。武公自負彊大。不請命於天子。乃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其志何如也。豈曰無衣。自詭以盛彊也。不如子之衣。是以敵己者相視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哉。七命曰侯伯之服。六命曰子男之服。變六言七。非武公之謙辭也。岷隱謂外示彊大。中實欲然。眞情發見。不可揜也。當是時。晉猶未甚彊。非得天子命服。不可久安。故七命六命。皆可恃以爲安且吉。安且順也。然以左氏傳及史記考之。則周之失亦甚矣。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諸侯專封而王不之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卽討。明年命虢仲立晉哀侯

之弟緡。又明年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王綱若少振矣。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受賂。乃命之爲諸侯。五失也。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于大夫。窮于陪臣。陵夷至此。周其能久乎。君子于無衣之詩。可以知周之終於不競矣。

黍離一詩。元城劉氏曰。人之情。于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則微變。久則安之矣。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嘅之意。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所以爲忠厚也。噫。予于是而重有感矣。然黍離王國之詩。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夫子刪詩而降之也。

簡兮之詩。衞之賢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之賢以執簧執翿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爲也。賢者而樂于執簧執翿。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尙忍言哉。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當是時。衞之君與其大夫。竝爲淫亂。黎之臣實醜之。然黎有狄難。君寓於衞。臣不得不從焉。而心蓋以寓衞爲恥也。故曰胡爲乎中露。露言其濡染也。胡爲乎泥中。泥言其陷溺也。黎雖滅亡。猶醜衞之淫亂。則淫亂之醜。其甚于滅亡也多矣。

凱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友盧陵龍仁夫曰。是詩當于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凱風吹之。至天天之盛。則母之撫我育我。出入覆我。其劬勞亦甚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況于小過而敢怨乎。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責。而一毫怨懟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强矯飾而然也。

皆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發見者也。

將仲子。毛氏之說失之矣。京之不度。祭仲諫之。莊公弗納。非有愛於叔段也。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我國人之言。故未敢亟圖之耳。然兄弟同氣。古人譬之手足。而是詩擬之以杞以桑。以檀。皆有可以斬伐之理。則詩人之意。固有在矣。可畏者有時而不畏。可懷者有時而不懷。段其能自免乎。觀此詩也。則克段于鄢。顧豈在于子封帥車之時邪。

遵大路。國人留賢而作也。古之去國者。或聞道奔亡而君猶留行焉。今也遵大路而去。則顯然與莊公絕矣。國之留賢者。於大路之中。執其袪。執其手。冀少需之。毋我惡。又引其故與好者而感動之。其情切矣。而莊公聽其自去。若罔聞知。則其失道也甚矣。

風雨之詩。非思君子也。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也。

柏梁體詩。起于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銅爲柱。三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臺。武帝詔羣臣二千石能爲七言者賦之。句各七言。句末皆諧韻。仍各述所職。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司農則曰陳粟萬斛揚以箕。他皆類此。後世遂爲詩體云。

淇澳云。綠竹猗猗。注。菉蓐也。又爾雅。竹、萹蓄也。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韓詩作藋。音篤。亦云萹竹。余嘗疑之。史記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

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衞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隤林竹兮楗石菑菅灼注淇園、衞苑也多篠顏師古曰隤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任昉述異記衞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梁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脩則淇澳從來產竹明矣所謂葭蓼蒿蓄之類將別有所據

甲戌夏予游江右旅邸題詩滿壁獨記憶數首歲久忘其氏名因錄于左過常山云茶蘼香夢怯春寒晝永簾垂燕子閒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念過常山閨怨云有約未歸蠶結局小軒空度牡丹春夜來揀盡鴛鴦繭留織征衫寄遠人謾題云南國傷讒緣慧苡西園議價指蒲桃惟餘白髮存公道近日豪家染鬢毛王荊公讀書堂詩云烏石岡頭上冢歸柘岡西畔下書帷辛夷花發白如雪萬國春風慶歷時此詩尤婉而成章者也

予於北土家見二詩其一讀史詩曰襄漢雲屯十萬兵習池酩酊不曾醒紛紛誤晉皆渠輩何獨王家一寧馨德祐末邊將沈溺酒色及事起賣降恐後乃指儒臣以爲誤國此可以關其口而奪之氣矣

杜子美晚行口號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然江總還宅詩紅顏辭輩洛白首入轘轅乘春還故里徐步采芳蓀未嘗黑頭也

梅亭李公甫工耦儷之文好用經句守榮州日四川茶馬司欲奪榮之鹽井而榷之公甫申省爭辨一聯云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龍斷而登之作俑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也蓋榮素無榷鹽之禁苟井隸茶馬

司則榷鹽將昉於此。詞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載他作。閒有牽彊偶合者。弗逮也。

饒公應龍。以浙西提刑除直顯文閣。浙東安撫使。兼知紹興府。余代爲賀劄。有云。翠節底公。紅芳易鎭。對揚光訓。丕顯哉文王之謨。保釐東郊。祇命以周公之事。又曰大都之尹。羣州之節。式遄唐帥之行。會稽所喜。京兆所思。渾印坡公之句。

黃尚書萬石。舊以朱制置襲孫辟爲廣西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雖不就。常執門生之禮事之。黃守吳。朱守當塗。書問往來。殆無虛月。朱後爲四川宣撫。黃俾余作劄賀之。欲述其違遠戀慕之意。余偶得一聯云。所見數十人。未有盧公之知己。今去五千里。何由張籍之致身。

萬公萬石將漕福建。兼知建寧府。適歲歉。米斗至錢貫五百。因禁官民毋得釀酒。令行數月。米價頓減。既而寓公招宴。以乏酒。往往煮參棗湯代之。樂語云。如此風月夜。顧安所得酒乎。在乎山水閒。醒能述以文也。然不知何人所作。又沿江制置司中秋大宴。樂語有云。試問夜何如。坐看疎星度河漢。但願人長久。不妨千里共嬋娟。亦不記何人作也。又某人由沿江制幕召試館職。將行。制置司請于朝。旨帶行祕書省正字。仍舊職。其謝啓云。夢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閒。陪綸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皆以詞語屬對。而切中事情。亦可喜也。

丞相趙忠靖葵。少負經濟之才。恥事科舉。以戰功致宰輔。給事中徐清叟駁之。謂宰相非賞功之官。且援宰相須用讀書人爲辭。忠靖以此力乞骸以歸。既得請。其謝表曰。雖霍光不學亡術。固難免於衆譏。然皐

陶所讀何書。敢以是而自解。皐夔稷契所讀何書。趙清獻苔荊公語也。用當家事益見其工。

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云。峻極于天。誕彌厥月。綵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曾參。袞繡山林。今有半閒之姬旦。蓋賈有所生之母。朝命封兩國。賜號壽賢。而新築亭于葛嶺。私第扁曰半閒故也。其結聯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峯之高。時游廟堂。盡付東西廳之問。賈甚稱賞。以此峻除列院。然識者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是豈較一品者。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志半閒者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峯。殆俗語耳。豈一時偶阿其所好耶。

東坡先生文章妙一世。韓文公廟碑尤奇偉。但先輩以詩中作書誣佛讖君王之語。謂君王非可讖者。沔水規宣王。不如易以規字爲善。予謂山谷病起十詩。似不愧少陵。至曰潁川狂士邢尚書。本意扶日上天衢。敦夫若在鐫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鐫之一字雖爲崎嶇發。然父亦豈可鐫乎。父慈子箴。則有之矣。

征商自賤丈夫始。孟子言之。隋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因知稅契錢自晉始。

明道閒嵩山石室中有狂僧誦法華經。棲泊二十年。形土木也。飲食猿鳥也。扣其眞旨。不可具道。嘗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歐陽永叔尹師魯最闢佛者。聞之。亦不覺心醉。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云。

秦檜爲相。怙權恃援。沮復仇之議。誅殺勳舊。誣陷忠良。死之日。詔譔神道碑。士大夫無肯執筆者。然其子

孫迄宋之亡。仕者不絕。或疑造物報施之誤。至閱四朝聞見錄。遂以爲檜息兵和戎。生民賴以休息。時有太平翁翁之號。恐造物以此佑之。余觀靖康末。檜在黏罕營。首入議狀。乞存趙氏。其後黃時俌、徐揆、段光遠始繼之。一日粘罕謂莫儔曰。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陳計。俾于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則無遺類矣。檜在傍曰。尙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亦自不少。有服屬近而情好疎者。有雖號同姓而恩義反不若異姓者。平有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患。乃欲均之。恐無此理。粘罕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室之獲免者衆。此二事亦有取焉。

天聖中。劉綽爲京西轉運使。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米。贏十餘萬石。奏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對曰。向來漕臣徇情。不肯盡收入歷。太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斗斛致身于此。公綽大慙。退謂人曰。當是時。殿上壁罅可入。我亦入矣。

紹興三年四月。知藤州侯彭老。以本州賣鹽寬剩錢一萬貫文。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

建炎閒。大臣薦瀘州草澤彭知一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者。令守臣錢蓋津發赴行在所。既入見。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世。仰三省發遣赴元來去處。仍將燒金合用什物。於街市毀

棄。

寶祐丁巳。淮東總領獻羨餘三百萬。旨轉一官。依舊職。當董鴻儀父以司戶參軍爲幕寮。作奴戒譏之。其辭曰。薑子宮于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券。貯以篋。百費取需焉。率兼旬而盡。復閔閔焉數日。以待繼。有奴狡笑于傍曰。使狡得職是篋。當不至乏絕。且有贏羨。余甘其言也。使職之。已而默計其絀罄罍恥也。呼狡來前問有餘。狡曰。有。余曰。子非以吾之券貸于人而取其倍稱之息歟。不然。則子獲草中之蚨歟。狡曰。亡是也。狡能使郎有餘足矣。奚以問爲。余喜而歌曰。昔嗇兮今豐。昔窘步兮今從容。月之羨以百計。歲之羨以千計。吾其免乎屢空。信乎狡之爲吾謀也忠。一夕月明。步于庭。有歌於牆陰者曰。露零零兮霑衣。鶴翩翩兮夕飢。鶴飢兮何憾。傷子產之智兮而受校人之欺。審而聽之。吾史蹇也。余曰。蹇爾何歌之悲也。曰。自郎之任是狡也。蹇不得以受子之傭矣。蹇不足計也。以物售子者。不得以受子之直矣。子之所識窮乏者。不得以時蒙子之惠矣。余矍然曰。茲狡之所課有餘者哉。詰朝。亟斥篋中券償之。其羞澀也如初。

佩韋齋輯聞卷三

王勉夫著野客叢書謂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而不顧其親君子所深惜焉於是以趙苞之破賊爲非以周虓之降秦爲是又曰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爲周虓無爲趙苞案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號泣謂母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其食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周虓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尚書郎虓曰築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榮況郎任乎堅乃止禮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於事君一章獨言忠而不言孝忠卽所以爲孝也苞之與虓均爲太守非復在母膝下時矣食人之祿當死人之事故死城郭死封疆聖人韙之苟以親之故棄城而降其虧大節多矣母子俱存如君父何況吾爲君之臣吾之父母亦君之臣妾苟不幸而處于不測之地吾能破賊吾之忠也父母而死于賊亦吾父母之忠也事定之後辭爵賞而不受如苞之死斯已矣爲虓之降其可哉苟降矣使其母如王陵之母則亦非所以慰母心也故爲人子者不忍于其親必不舍吾親而仕可也辭親而仕則爲人臣矣爲人臣而避其難可乎哉或曰如此則高帝分我一杯羹之語然乎否乎曰是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苞之與虓皆爲人臣義不當顧恩而毀忠節者劉項之爭可已斯已矣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且弗忍爲況忍舍父而取天下乎孟子于瞽瞍殺人之問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蹤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謂得瞽瞍之重于得天下也然則高帝之不顧其父豈趙苞之不顧其母比哉或者又曰使苞而不死葬其母終身廬墓而不仕可乎曰父而有後歐血而死耳苟宗祀無託則終身廬墓而不仕君子亦無責也

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頂有日月之光已而徧問羣臣惟傅毅對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遂謂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之先已見夢于帝案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歸武帝取而置諸甘泉所謂金人非佛像而何金像既入漢當時渾那休屠數萬之衆皆徙入塞內亦有入長安者悉月氏故種其聞豈無奉佛者又有金像以爲之宗主則中國之人習聞其事久矣是則所謂佛者明帝固先聞之由聞生想遂形於夢此廣樂所謂因也不然傅毅生于中國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爲佛邪由此言之佛入中國雖在明帝時而其萌已兆於武帝時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聖人之說則前乎漢世佛之名固已著矣

趙韓王爲相廳事後置二甕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于通衢李文靖公爲相自言居位無補萬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見施行聊以此報國自常情論之二公若苟且廢事者而當時國家治安百姓富庶何也天下事不可輕易改更興一利必有一害今日之有益于民者他時或有損于民是故法不至甚弊守之可也載其清淨民以寧壹曹參之于漢亦然豈特趙李二公之見如此

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健自言幼讀千字文因心動神疲之語而有所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所以老而不衰

昔褚淵爲齊司徒賀客滿座褚炤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往年予遊淮甸聞有以忠勇名者朝廷累授節鉞謂不在古名將下使先數年而斃誠有足以欺天下後世者不幸老而不死墮名損節爲萬世笑人臣事君見危致命故死城郭死封疆義不返顧顏魯公死李希烈之難年已八十志士仁人老而益壯固不以衰年貳爾心也使皆如彥回輩則國家亦何所賴於老成哉

王禹玉、元厚之嘗問蘇子容曰公記問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子容曰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綱而究當年之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卽位其年有某事某年立后立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亦記事之一法也

朝士舊皆跨馬思陵幸維揚雨中見扈從臣寮奔走泥淖有墜馬折臂者及駐蹕于杭詔百官許乘肩輿汪浮溪謝表云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又云憫塞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車之佚

古者、刑不上大夫已爲忠厚之至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念四方士子雖應刈楚之求未著贖刑之典深可憫惻繼自今曾應舉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聽贖此意尤爲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賈誼謂嬰

以廉恥故人與節行者是也。

寧廟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鑒名京師。日閱十人。則捲簾撤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熟視不對。肆將撤。穆陵辭去。君奇留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以拜曰。貴官姓。穆陵曰。玉牒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尙太平。穆陵驚愕曰。叟何爲者。君奇對曰。某閱人多矣。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爲天下主。今雖貧。去此六十日必富且貴。因徵詩爲他日證。穆陵占筆書曰。許負昔往矣。天網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識歲月未幾。選嗣沂邸。擢果州團練使。郤州防禦使。封成國公。寧廟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飾以龍錦。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紿爲入奏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萬。放令歸鄉。君奇憤恚而死。

寧廟升遐。遺詔有曰。雖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然克儉克勤。未嘗一日縱己之欲。故老聞之。無不霣涕。

穆陵繼統。實史相彌遠擁立之功。楊文公元簡。史之師也。以列卿召對。上從容問曰。聞師相幼嘗受教于卿。簡對曰。臣之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也。對曰。彌遠視其君如弈棋。上默然罷朝。上以語彌遠。彌遠對曰。臣師素有心疾。

徐僑爲侍從。家貧。朝服亦浣濯紉補。穆陵見之。蹙然曰。卿一貧如此。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貧。穆陵問之故。對曰。陛下內無良相。外無良將。安得不貧。上愕然。

乾德四年十月。詔先朝帝王陵寢申採樵之禁。仍置守冢戶。委逐處長吏常切檢察罷任。有無廢闕。印歷

明書之。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東漢世祖、唐高祖、太宗以上十六帝。各置守冢五戶。每歲春秋。御置名祝版。祭以太牢。商中宗、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武帝、晉武帝、後周太祖、文帝、隋高祖、文帝以上十帝。置守冢三戶。歲一祭。以太牢。餘如秦始皇、漢惠帝、景帝、武帝、唐德宗、敬宗、武宗、昭宗、梁末帝、後唐愍帝、明宗三十有八帝。嘗皆禁樵採。又詔曾經盜賊開發者。重製禮衣常服棺槨以葬。若先帝王有祠廟者。每祠須及一百五十間以上。委州縣長吏躬親點視。索圖赴闕。遣使覆案。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像繪付諸祠。惟東晉六朝陵闕多在金陵丹陽之間。當時江左未平。所以制書不載。斯亦忠厚之至也。

咸淳末。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禁天下婦人不得以珠翠爲飾。時行在悉以瑠璃代之。婦人行步。皆琅然有聲。民謠曰。滿頭多帶假。無處不瑠璃。假謂賈。瑠璃謂流離也。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則瑠璃字本流離也。

精太用則竭。神太役則疲。學者非天才敏贍。乃欲弊精勞神於文字中。往往亦足致疾。北史文苑傳。李廣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廣苦心于文詞間。一日坐而假寐。忽驚謂其妻曰。吾向似睡。見一人止吾身中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能堪。今辭君去矣。因恍惚不樂。後數日遇疾。踰年而死。宋淳熙間。成都倅秦奎極力屬文。後得疾。字皆不復識。亦不能書。以此遂殂。夷堅續志蓋言其詳云。

用事之誤。前輩所不免。若尋常詩文。亦未爲深害。至若告君。理宜謹審。唐太宗問孔穎達曰。孔子稱以能

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太宗雖誤以曾子爲孔子。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能屬文。兼善算歷。一時老師宿儒皆出其下。質疑辨難。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人教人爲對。何也。蘇文忠公博學强記。又嘗註論語。其上皇帝書有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此論語載子夏之言。乃謂之聖人何也。其再上皇帝書云。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論語所載。乃子貢之言。今直指爲孔子。書之再上。又非穎達倉卒問荅比。何爲多誤如此。紹興閒。中書舍人張嵲代秦會之請先至江上諭諸帥招討劄子云。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卽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誤以告太甲爲相湯。孔子引周任之言。又誤指以爲孔聖。當時朝士作詩譏之。事見周益公詩話。夫以穎達文忠公之才。猶如此。子張嵲何責焉。要之告君之際。須謹之又謹可也。石建奏事下驚馬字不足。恐獲譴。建父子雖無文學。其謹重殆可法也。

淳祐閒。行括田法。令百姓履畝自實。無名子作詩云。棄淮棄蜀棄荆襄。卻把江南寸寸量。量得畝田多一尺。尺頭能有幾多長。時宰聞之。亟寢其事焉。

宋景文公常言爲文之要。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善夫。

宋景文作新唐書。人以札闥誚之。札闥者、世俗厭夢之語。謂書門也。譏其好奇耳。唐徐彥伯爲文。率易新

語。如以鳳閣爲鸑鷟。龍門爲虱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陰獸。風牛爲颿犢。後進爭效之。謂之澀體。則其札闥甚矣。

丈人之義本于易。尊稱也。史記荆軻傳。家丈人召高漸離擊筑。索隱曰。謂主人翁。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父嫗爲丈人。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丈人者、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據此。皆尊貴之稱。今世俗乃獨呼妻之父爲丈人。或云本漢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之語。又云。泰山有丈人峯。故亦稱曰泰山。唐開元十三年。封泰山三公以下例遷階。張說爲封壇使。說壻鄭鑑以說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醻明皇訝而問之。鑑無以對。伶人黃翻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疑妻父稱爲泰山。或本諸此。然于丈人之稱。殊無意義。予一日閱天文志。有丈人星。其下曰子星孫星。娶妻爲嗣續計。丈人之稱。或有取于丈人星之義歟。

世謂大笑爲絕倒。山谷詩。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絕倒人不嗔。然晉書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及聞衞玠言。輒歎息絕倒。則絕倒因歎息也。北齊崔瞻使陳過彭城。讀道旁碑。絕倒。從者以爲中惡。史謂是碑瞻父爲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則又因哀感而絕倒矣。要之絕倒者。形體欹傾。不自支持之貌。笑而絕倒。歎而絕倒。哀而絕倒。皆以形體言。不專謂大笑也。

晉杜預上疏請伐吳。有曰。萬一孫皓悔過。徙都武昌。增兵夏口。盡築江南諸城。城不可攻。野無所掠。明年之計。恐無及矣。晉與吳爲敵國。元凱所慮正守江之良策。而皓不知出此。季世恃長江爲險。武昌無重臣。

夏口無重屯。江南無高城深池。豈亦不知古今者之過歟。

關節。下所以通款曲于上。唐段文昌言于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閎孺。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又梁孝王傳。有所關說于帝。則關節亦可三門說。打揲。趙康靖公聞見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排辦。又東坡與潘彥明書。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今俗以揲爲疊。非也。墨屎。上武悲反。下丑知反。默詐貌。見博雅。及列子力命貌。鶻突。不分曉貌。一作糊塗。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爲人糊塗。呂原明家塾記云。讀爲鶻突。食醫心鏡有鶻突羹。作鶻突字。罷休。吳人言罷。以休繼之。方言也。閭閻語孫武曰。將軍罷休。屏營。驚惶貌。國語申包胥曰。楚吳王獨行屏營。東漢劉陶上議曰。屏營徬徨。不能監察。併當。俗謂收拾。世說長豫常爲曹夫人併當箱篋。猶猱不情貌。周顗荅賓從絕句。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回鶻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猶猱。裝潢。俗云。羅列張大貌。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祕書省有裝潢匠熟紙匠各十人。踏跋。不振貌。酉陽雜俎載錢知微賣卜。爲韻語曰。足下踏跋不肯下錢。怵惕。迫促苟簡貌。陸士衡文賦。怵惕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噎嘐寂靜也。音與怵惕同而義異。唐突。振觸貌。馬融長笛賦曰。濊瀑噴沫。犇遯碭突。李善注。碭、徒郎切。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而曹子建牛鬬詩。行至土山頭。歘起相搪突。則唐又作搪。旁午。儀禮曰。度尺而午。註云。一從一橫曰旁午。施行。朝廷移文州縣必云主者施行。見東漢黃瓊傳。又石鼎聯句詩。此物方施行。樓羅。蘇鶚演義曰。幹了之稱。北齊文宣時王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梁元帝風人

辭城頭網雀樓羅人著而南史顧歡傳曰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說苑載朱貞白詩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僂儸人矣則又加人焉卑末伶人自稱蠻巴傳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宿留俗謂逗留也列子黃帝篇趙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商欽順釋文云留力救切謂宿留而視之又史記天子幸縣氏城拜公孫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滑稽談諧貌屈原卜居云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史記有滑稽傳寄附唐異聞集薛昉作霍小玉傳云大歷中寄附鋪侯景家倚撫徧拾人善惡貌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唐書來俊臣倚撫諸武韓退之石鼓歌倚撫星宿遺羲娥跋扈毛詩無然畔援鄭註畔援猶跋扈也梁冀跋扈將軍西京賦睚眦拔扈拔卽跋也媒孽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孽其短孟康註媒猶酒酵孽謂釀成其罪宋景文新唐書記程元振惡李光弼則云媒蝎以疑之蓋本唐書宦官傳如媒而成如蝎之蠆之語絓閣音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閣而不通黜黈上音紙下音主衞恆說字勢曰或黜黈點黷狀似連珠勞曹忉怛貌成公綏嘯賦訇磕勞曹懊憹皆禮儀志有懊憹歌慶糟見漢書慶皇蘭下註

永昌卜陵命司天監苗昌裔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領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顛周覽形勢謂之曰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因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太祖之孫惟吉事洩呂正惠公時爲上宰鎖繼恩而迎眞宗于南衙卽位繼恩等尋被誅竄然昌裔

之孫逢聞其祖之語。猶與方伎李士寧、醫官劉育盡惑宗室世居。共謀不軌。以致敗死。靖康末。趙子崧。太祖六世孫也。剽竊此說。適二帝北狩。遂與門人傅亮。歃血而盟。以倖非常。傳檄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聞高宗登極。惶懼歸命。後爲人以檄文訐之。亦竄嶺南。至紹興元年十一月。駐蹕于越。上虞縣丞婁寅亮。永嘉人。上疏。其略曰。太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制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者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鑒。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選擇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高宗覽之大寤。遂詔大宗正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于是阜陵實在選中。自後光寧理度。皆太祖之後。昌裔之說始驗。然一語不謹。既誤繼恩。又誤昌齡輩。又誤其孫逢。又誤子崧諸人。貽禍百五十餘年。雖輕淺之徒。妄生僥倖。亦皆昌裔之罪也。是故青烏之術。聖賢不道焉。

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晚自號鐵鏡。余爲作頌曰。人間萬事。洶洶腊腊。胸次九流。明明了了。要知鐵鏡非鐵。山中晦明昏曉。咦。六州四十三縣鑄不成。八萬四千同一照。

梁庾信至北方。讀溫子昇韓陵山寺碑。愛而錄之。曰。唯有韓陵一片石。稍可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耳。然子昇之文。恨不多見。魏史載閭闔門上梁祝文。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牧卜無違。雕梁乃駕。綺習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祚。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眞可共語者也。

佩韋齋輯聞卷四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謂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余嘗疑之。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而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蓋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僖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五年盟于首止。七年盟于甯毋。九年會于葵丘。實十有一也。孔氏註曰。鄭氏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之會。平宋亂也。宋有弒君之事。而齊平之。何不取也。縱以遂人不至。宋人背盟。而不取之。猶云可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何爲亦不取之。或者又曰。會雖十有一。再會于鄄。再會于幽。其地凡九。故曰九合。然亦有所未盡也。夫子此語。正以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以故稱之。北杏之盟。遂人不服。鄄之始會。請師于周。僅取成于宋而還。霸業皆未成也。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鄄。則霸業成矣。左氏于是會也爲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夫自始霸之年。歷數至于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以謂之九合也。此可以祛諸家之惑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張學干祿。與夫問達問行。皆爲人也。非爲己也。孔子于學干祿則曰言寡尤行寡悔。于問達則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于問行則曰言忠信。行篤敬。皆使之反求諸己焉。及子張書諸紳。則其覺悟也至矣。他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之語。與夫五美四惡之問。豈復前日之子張耶。信乎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伊川曰樂隨風氣至韶而極備者堯之時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猶有未至也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宰予晝寢夫子譬之朽木譬之糞牆疑其責之太過晝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寢則不可也語曰寢不尸曰寢不言又曰必有寢衣蓋寢非假寐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正晝之時乃弛然自放于牀第之上神昏氣惰其不足進于道明矣此聖人所以深責之也況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聖人之汲汲如此晝寢其可乎

孔門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與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不可具舉蓋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慍不形于色至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之忠可也然仕止久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于三已而不寤槩諸色舉翔集者何如哉故不與之以仁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崔杼于齊其蓄不臣之志已久陳文子與之同朝力能誅杼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不于此時決去就之分至于齊侯遇弒乃棄十乘之馬而違之其知可知矣亡雖越境許之以清可也亦焉得爲仁哉未知焉得仁皆言于知猶未盡焉得爲仁也矣擇不處仁焉得知語意正相類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氏以矢爲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許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于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而孔氏古註乃謂與之咒誓義可疑

焉。及觀程氏外書。朱公掞記伊川先生語。乃以否爲否泰之否。天厭之者。天厭吾道也。正天喪予之意。後見韓文公筆解。亦曰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以矢爲誓。非也。又以厭爲擫。益失之矣。孔子見衞君任南子用事。乃陳衞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說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如此。則矢乃皋陶矢厥謨之矢。伊川、退之皆一代鉅儒。皆以否爲否泰之否。意必有所見。姑錄之。以竢後之君子。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常常見之。今周公之夢久不復作。則其志慮之衰也甚矣。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先儒謂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案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註。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註。束脩、謂束帶脩飾。不可以束脩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先儒謂韶盡美。又盡善。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程氏又以三月爲音字之誤。學之之說。蓋本諸史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自周南以下。歌諸國之風。自象箾以下。備三代之舞。至舞韶箾。札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則魯未嘗無韶也。孔子、魯人也。使孔子而欲學之。歸而求之

魯可也。何爲至齊而始聞之。始學之哉。韶、舜之樂也。舜之後封于陳。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使爲工正。蓋陳氏得政于齊之始也。自是之後。陳氏浸彊。昭五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晏子語叔向已有齊其爲陳氏之說。至八年。魯亂。孔子適齊。于是聞韶。則陳氏之得志于齊久矣。三月不知肉味。蓋憂齊之將亂。非學之也。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非美之也。當是時。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是陳之强。齊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聞韶之歎。孔子其能自已乎。是時。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欲留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陳恆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則聞韶之歎。豈聖人過憂哉。

雍也可使南面。朱子云。仲雍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體。故可使南面。然莫審其說。或者謂雍也仁而不佞。仁則寬洪。不佞則簡重。意必本乎此。非苟爲是言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與平聲。或如字。踧踖。恭敬不寧貌。與與。威儀中適貌。橫渠曰。與與。不忘嚮君也。而伊川荅王信伯之問。乃曰。與與。容與之貌。蓋踧踖則不安。與與則易肆。踧踖而與與。恭而安也。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之事。但恐亂其氣血。或致疾。或語言顛錯。容貌傾側。皆亂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石林葉少蘊解此甚詳。且有理。因次其說。諸侯莫盛于桓文。桓文之霸。莫盛於首止之盟。與溫之會。桓公之盟首止也。意謂太子鄭將廢己。朝而諫之。王從。則太子安。不從則廢。諫之從違。未可知也。吾爲會而會世子。使天下諸侯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變。愛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諸侯盟于首止。夫別其文曰會王世子。再見諸侯也。盟而世子不與。辭繁而不殺。其與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會則不然。吾霸諸侯矣。諸侯孰不吾畏。吾既可率諸侯以會溫。則率之以朝京師亦可也。文公乃不朝王而召王。其意蓋示天下曰。王猶從我。其誰敢不從。不過挾天子以令諸侯耳。故春秋曰。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俄而曰天王狩于河陽。先言會而繼之以狩。則文乎是乎病矣。故桓公之召世子。正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因己之霸脅諸侯以召王。以迹觀之若正。其所以召之則譎也。

子擊磬於衞一章。說者謂荷蕢譏孔子人不知而不止。孔子故責其果于忘世而不爲。案孔子歷聘諸國。獨于衞而擊磬。何也。衞自瞶輒之亂。父子之分蕩然矣。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久矣。擊磬于衞。非無意也。石聲磬磬以辨。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蕢。隱者。知孔子之心過而聞之。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言其闇于事也。硜硜乎。硜硜、石聲也。謂子擊磬。雖硜硜乎有聲。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傷時人之不知也。于是又援衞風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

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曰厲曰揭。以淺深別之。今衞之父子。奸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惡。非可以淺深論也。子曰。果哉。以其說爲然也。末之難矣。天下之事。正之于始爲易。救之于末爲難。衞之至此。吾亦末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朱氏謂其斯之謂與。此上疑有闕文。恐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下仍析爲三章。後閱無垢張氏心傳錄。于恕云。見善如不能及。怠而不進也。見不善如探湯。初雖畏之。探湯之不已。則漸入之矣。是漸而入于惡也。於善而不進。于惡而漸入。其人何如哉。齊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說不可謂不見善也。然終不能用孔子。是不及也。貪利之心。浸浸不已。積焉至于千駟。豈非不善而漸入乎。孔子與景公同時。故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至若伯夷、叔齊。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今無其人矣。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所以結上章之意。是說亦有取焉。愚嘗觀景公與晏子論陳氏之事。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我不能矣。斯言也。豈非見善如不及之謂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章先儒解之不甚詳。蓋費乃季氏之邑。不狃不得志于季氏。與陽虎謀去三桓。不克而畔。夫謀去三桓不克而畔。乃畔季氏。非畔魯也。故史記世家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

往而卒不行況孔子亦素有惡三桓之意其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定公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費墮邱墮郕則不狃之以費畔或者疑與孔子之意合是以欲往也不然孔子豈輕于從不狃者哉厥後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吳爲邾故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自定至哀隔二世自定九年不狃畔而去至哀八年吳將伐魯隔十有五年不狃之去魯久矣尚眷眷于魯如此則不狃非特不畔魯且忠于魯者也特子路未知不狃之心耳然孔子始雖欲往而終亦不往者豈不以不狃以輕怒使陽虎逐仲懷其所守不固邪門弟子書公山弗擾召則曰以費畔佛肸召則曰以中牟畔中牟亦晉大夫趙襄子之邑佛肸非畔晉也

論語記孔子荅門弟子處皆有曰字惟荅宰我短喪之問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女字上不書曰字此記言者善形容聖人深嫉宰我之意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以此發宰予不忍之端而予忍之所以絕之之深嫉之之至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先儒以患得之謂患不得之愚謂鄙夫劣闇之稱世謂鄙陋鄙俗鄙儇鄙吝鄙俚皆其人之不足道者也故于未得之先反以得爲患懼不能勝其任也既得之又狃于富貴利祿而患失之心生焉苟患失之則無所不至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下三句皆言思死生亦大矣而見危致命獨不

言思何也士而見危便當致命正不必思也思之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之窮乏者皆足以動其心而拂亂其所爲矣李陵欲得當以報漢南霽雲曰將以有爲皆不必思而猶有思也夫提卒五千轉戰萬里矢盡道窮陵可以死矣睢陽既陷巡遠就戮霽雲何容復有爲哉不必思而猶有思此李陵所以生降隕其家聲而南八男兒死耳之語巡所以呼霽雲而警悟之也然子張于士則曰見危致命孔子于成人則曰見危授命蓋授者安于天而致則以人力爲之所以有成人與士之異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本一章所以發明春秋大義說者析爲二章頗費辭說蓋因有兩孟子曰之故殊不知中有孔子曰一句故下不得不再書孟子曰以別之不然則五世之說似皆爲夫子之言矣其大旨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非孔子自作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所述其事莫過于桓文其文則史也孔子謂丘竊取三書之義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獲麟絕筆之後至孟子游梁之時已百四十有餘年三十年爲一世以成數計之蓋五世矣君子漸潤之澤小人汙染之澤至此五世皆斬然矣李彪乞修史表云東觀中圯册動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一日不書百事荒蕪即此意也戰國之世善惡不明亂臣賊子復接跡于天下孟子憂之欲繼孔子而作春秋其聖不及孔子故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徒猶斯人之徒及非吾徒也之徒不過退取春秋之旨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而已故

曰予私淑諸人也私淑正與竊取之義同如此則一章之指昭然易見

晁氏客語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若隘也然不念舊惡所以爲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涴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爲下惠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爲爲人君者言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其君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此爲爲人父者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其父

子思之言渾涵孟子之言銛利禮記載子思荅舊君反服之問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已而孟子則反覆辨論至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于此可以覘子思孟子之學矣

趙臺卿作孟子題辭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伸三代之遺風意則然矣孟子生戰國之時炎劉未奮孟子亦何由知之此亦遺文之病若曰本之讖緯則聖賢不道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案史記索隱叔梁紇先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跛求昏于顏氏而娶徵在遂生孔子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先儒匏謂瓠也匏瓠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愚嘗疑而維其義一日讀衞風之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乃知匏可繫以濟涉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是也

又莊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之上司馬氏云樽如酒器縛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度慮猶結綴也所謂腰舟然匏雖可繫而味苦且其中呺然故不可以食

先儒曰文章與時高下政庬士裂則三光五嶽之氣分三光五嶽之氣分則大音不完必泯一而後大振故三代之文至春秋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與復起曛是固然矣然政之龍士之裂莫春秋戰國爲甚吾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卒使彝倫敘人極立亂臣賊子懼一時游夏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得以與斯文之盛是豈以政龍士裂病哉下是如荀卿揚雄之輩顧時之治亂銳然振斯文而起之亦足以繼往哲而詔來者又下而諸葛孔明以出師一表繼伊訓說命于三國鼎沸之時陶淵明以歸去來辭傳于典午灰燼之日而當世斯文亦賴以不壞不泯然則文章果與時高下乎哉獨宋自渡江以來文人才士視東都諸老若有愧焉故說者得以光嶽氣分而議之然乾淳端平之際如朱公熹張公栻呂公祖謙眞公德秀葉公適陳公傅良魏公了翁相繼以道自任以文自鳴卒使後生小子習見典刑爭自濯磨于學亦不可謂今無人也惟末年學士大夫篤意舉業以進取亂其心以富貴利達蕩其志于是文氣委靡而文之古者始寥寥然不見于世是非光嶽氣分之病也人實病之也方今東西南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屬三光五嶽之氣渾然合矣大□□□式在今日余老矣不得與于斯文之盛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韓愈歐陽修者將必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見之矣嗚呼光嶽之分合其與于斯文之興廢也邪抑無與于斯文之興廢也耶

東齋記事

許觀撰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東齋記事

宋　許　觀撰

聯句所始

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退之亦是沿襲其舊。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於漢栢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眞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

人事物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宏人事物狀云。奉勅撰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今韓宏寄絹五百疋與臣。克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乃知此稱自唐已有之。

蒜髮

今人年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今蒜髮又通稱。而知宣髮少矣。宣髮、見於陸德明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知見。獨本草蕪菁條下有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據也。

關某印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魚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某嘗封爲漢壽亭侯人疑必某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羽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眞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無置錐地

今俗謂人之至貧者則曰無置錐之地此語蓋自古有之韓非子云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宇內而德結又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爲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又後漢郭丹後蜀諸葛亮傳皆有此語

呼臣呼卿

主者稱臣蓋是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於君上（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唯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始於何代商周以來不復可攷呂氏春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稱萬歲韓非子巫覡之祝人曰使君千

秋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曰。幸今日也。紀信乘黃屋。載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幷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王望曰。今日雖擊牛釃酒。勞饗軍士。皆稱萬歲。伏波馬援封侯。乃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之祝也。

崔豹

韓子倉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擾攘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能。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初間人。蓋子倉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於悞。

斷屠

高承事物紀原。唐刑法志。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斷屠之始。起於唐高祖也。承所紀、非也。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爲武皇帝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於唐已。

有功漢書

劉歆、顏游春、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搆而亡。故

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日但知班固、師古、而已。知歆及游春者鮮。故予因表出之。以示好事者。游春有唐史略、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眞卿集。

檄書露布所始

文章緣起。漢陳琳作檄曹操文。謂檄文起於琳也。以文心雕龍攷之。已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矣。又司馬相如喻蜀文。文選作喻蜀檄文。則檄不始於陳琳。隋禮義志。後魏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後相因施行。如隋志所言。則露布始見於後魏時。事物紀原引世說。袁虎倚馬爲桓溫作北伐露布。見於晉。二者俱未爲得。漢賈逵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自後漢已有之。豈書帛揭竿實自後魏始耶。然露布之語。其來亦久矣。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唯赦贈令司徒印露布。要卽此也。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劉青竹。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彼人呼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爲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卽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梗可以爲杖。予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名龍公竹。松牕

雜錄有異竹篔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篔竹甚可爲舟。龍公竹、卽篔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可信哉。

佛書

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於後漢明帝時。今攷之。蓋明帝之前既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撿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登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也。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夷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此皆明帝未遣使取經之前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則傅毅對明帝所言。何從而得之。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所據。

刀耕火種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卽播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言刀耕火種也。

鐘鳴漏盡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彧傳。伏見詔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垂八十。鐘鳴漏盡。老令刺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彧。非也。田豫爲幷州刺史。溫衞尉年老求遜位。司馬仲達以爲

豫充壯。書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爲始。豫書見於魏書本傳。

二赤松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燒。卽張子房從之游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晉之皇初平。常牧羊。忽見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曰赤松子。卽叱石爲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

謚號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謂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方有謚。今攷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爲楚武王、趙陀自稱爲南越王、蜀杜宇自號望帝、此固顯然自爲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存。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楊倞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存不當有謚爲疑。故臨文未免遷就其說。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大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松。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知其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

遷爲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過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近世好事者或異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爲郡幕官。採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中有楓梃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審。遂以爲實。余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尙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珠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爲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

禮部韻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從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夏侯咸四聲韻略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略字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韻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

景祐修韻略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嘆近時小學淺至於廢絕。遂撫聲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攷云。

堯九男

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嫡嗣之子。釐不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予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八而與舜。賢公也。然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的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攷耳。

二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仙。衞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世曰。不審與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云。左揖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卽此是也。其一、唐張氳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又豫章職方乘云。氳晉州神山縣湛露殿十六年。洪州大疫。氳至施藥病者立愈。州以上聞。玄宗意其爲氳。驛召之。果氳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垂雲笠、鉄如意。往來世間。人不知其歲耳。今人好圖其像者。卽此是也。豫章有洪崖。蓋古洪崖得道處也。後張洪崖亦至其處。

阿堵

嬾眞子錄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乃今所語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兀底耳後人遂以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蓋此阿堵同一意也予按晉人所稱不止此兩事而已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安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若更以二者爲證其義尤見分明

後漢人亦有二名字

歐陽公集古錄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賈伯鏑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予按後漢書□□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字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重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襄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各諭厚賞賜焉當莽時故有禁既光武卽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復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字公先有傳附於蘇章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翊餘嘗與劉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云中邱李智名靈彥郭泰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爲康司馬威此數人者出於芻牧置郵屠沽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於書傳中今可攷也

酒名齊物論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釀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稍勁者爲齊物論。

釋常談

撰人不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唐宋叢書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且較唐宋爲多故據以排印

釋常談序

世有輕裘公子。長鋏少年。策玉轡於春朝。風流可愛。酌金壺於月夜。逸樂無偕。洎乎陪佳客之談諧。與儒士之言論。理涉隱諭。不究津涯。幾至面牆。眞可痛惜。遂乃採古經之祕義。掇前史之奧詞。僅以成編。隨目注解。總得二百事名曰釋常談。庶有飾於蕪詞。固不愧於博學。其或繼玉塵尾者無倦習諸云爾。

釋常談目錄

卷之上

投筆　甲第　醇醪
穰侯　右軍　小冠子夏
喋喋　泰山　渭陽
宅相　玉潤　東牀
有尺布斗粟之事　參商　張蓋
傾蓋　愛忘其醜、　水竇
素領　銅臭　躍馬肉食
元昆　義方之訓　絺綌
挾纊　倒載　加籩
狐假虎威　周郎　蚌鷸相持
排闥　鼓盆　賀荊
巨卿之信　鄧艾之疾　文過飾非

大宛　芻粟
卷之中
彈鋏　傭書　蒲鞭之恥
開東閤　東道　楊朱之泣
七步之才　八斗之才　膠柱鼓瑟
鑾墜　弊帷之歎　雪東門之恥
折券　分謗　棄繻之志
伐柯　王濟之僻　潤屋
修容　鬒髮皓齒　鮮粧帕服
么麼　持兩端　色莊
屣步　匕筯　握髮吐餐
挂冠　陶朱公　商君
智囊　寘葦　膏肓
遏惡揚善　弧矢　姜維之膽

强項　便便之腹
步履蹣跚　檳楚
卷之下
投轄　譸恥
登徒子　不速之客
陸雲之癖　無鹽
伐善　盤庚
上巳日　落帽之辰
倨傲　微瑕
以己方人　絕纓
掃門　俯拾地芥
達於未萌　何日脂轄
拄劍之義　忠信獲罪
于飛　自掇其咎

手談　無投杼之疑
塞上翁失馬　憔悴
擢髮之罪
杖頭
喪明之感
壁壘
哀王孫
歸遺細君
有鴻鵠之志
燕爾
趙達

失餔　風流醞藉
二毛　馳騖
葬纊　圓規方矩
敗於垂成　靡惡不爲
厚誣

六出
風馬牛
聾瞽
自媒

釋常談卷之上

投筆

從文入武謂之投筆。漢班超字仲升。家貧。傭書以自給。乃擲筆於地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傅介子。立功於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安能久事筆硯乎。時大將軍耿康用超爲行軍司馬。討西域有功。封爲定遠侯。

甲第

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蓋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歎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所閱甚多。忽卽易主。

醇醪

好酒謂之醇醪。吳書程據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慍色。承奉愈謹。程據自慚。遂投分於瑜曰。與公瑾公瑾。周瑜字也。爲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穰侯

見事遲謂之穰侯。史記。范雎自魏隨秦使王稽入秦。在路逢秦相穰侯。雎不欲見之。乃匿於王稽車中。穰侯問王稽曰。莫載魏人來否。無益於事。虛亂人國耳。稽曰。無人。遂去。范雎謂王稽曰。適來偸見穰侯耳。此人見事遲。向來所問。疑車中有人。忘却搜索。雎乃下車。藏於草中。穰侯行十里。果迴使人搜車中。不獲而

去。睢至秦。果代穰侯爲秦相。

右軍

鵝謂之右軍。晉書。王羲之爲右將軍。善書。時山陰道士獻鵝求寫經。得鵝。欣然爲寫入。會稽孤姥有一鵝善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觀之。姥不察其意。遂烹鵝以待右軍。右軍知。歎惜彌日。

小冠子夏

患目者謂之小冠子夏。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於兩人皆字子夏。欽眇一目。被人呼之盲子夏。欽惡以盲字爲號。自作一小冠戴之。時皆呼爲小冠子夏。

喋喋

多語語謂之喋喋。漢文帝幸上林苑虎圈。問上林尉虎圈中事。尉一詞不措。有嗇夫代奏對。言語無窮。應答不滯。帝乃命與嗇夫官。張釋之諫曰。不可。嗇夫利口捷給。陛下若與之官。卽使天下之人。唯事口舌喋喋而已。帝遂納諫。故周易云。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

泰山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女壻。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爲泰山。

渭陽

舅謂之渭陽。左傳云。魯康公之母。卽晉獻公之女也。康公送晉獻公之子文公至渭陽曰。見我舅氏。如母存焉。凡山以南面爲陽。水以北面爲陽。是康公送舅至渭水之北。因曰渭陽也。

宅相

外甥謂之宅相。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此宅合出貴甥。魏舒聞之曰。吾爲外家成此宅相也。舒後位至晉卿。果如宅相者之言。因呼外甥爲宅相。

玉潤

女壻謂之玉潤。晉樂廣。字彥輔。衆皆呼爲冰清。女壻衛玠。字叔寶。世號爲玉人。故時爲之語曰。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東牀

女壻謂之東牀。晉太尉郗鑒。遣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家。導命來使徧觀之。王氏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於東牀坦腹而臥。旁若無人。郗太尉聞之曰。東牀坦腹者。佳壻也。訪問。乃是羲之。遂以女妻焉。

有尺布斗粟之事

兄弟不睦。謂之有尺布斗粟之事。漢文帝時。淮南王長卿。文帝弟也。謀不軌。文帝不忍誅。謫於蜀。在道不食而死。時人謠言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之。追悔不及。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窴沉。居于曠林。皆不相善。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星。商人以辰星爲商星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星。唐人以晉星爲參星。故謂之參商。商丘地大夏。則今在未。晉陽縣是也。

張蓋

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秦何如五羖大夫。良曰。五羖大夫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薨也。童子不謳謠。舂者不相杵。君不如也。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蓋駐車者也。

愛忘其醜

人有相善。不顧其過。謂之愛忘其醜。呂氏春秋曰。陳有醜人名敦洽。尨眉權顙。廣眼垂肩。唇薄鼻昂。皮膚皴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楚兵所圍。發言拙僻。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敦洽兒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

水竇

溝渠謂之水竇。左傳曰。蓽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又曰。禮義著人情之竇。大可通流也。

素領

項後白髮謂之素領。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

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爲如何。鈞對曰。人盡嫌大夫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撾不受而走。豈爲孝乎。鈞曰。舜事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慙而止。今以富者亦曰銅臭也。

躍馬肉食

乘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肉食。史記。秦國蔡澤。問善相者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日內持國柄。有諸乎。舉曰。有之。請相予如何。唐舉視之曰。君揭鼻戾唇。魋顏蹙頸。吾聞聖人不相。待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君更得四十三年矣。蔡澤笑曰。吾躍馬肉食。更得四十三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爲秦相。

元昆

長兄謂之元昆。周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元則長也。故論語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云。昆則兄也。非長兄不得呼元昆也。

義方之訓

教子弟謂之義方之訓。左傳曰。石碏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也。

絺綌

葛衫謂之絺綌。論語曰。當暑縝絺綌。必表而出之。注曰。單著葛衫而出。非禮也。必表者。須著上蓋也。

挾纊

著綿衣謂之挾纊。史記。楚與齊戰。楚既衆。時值初寒。楚王撫慰將士。甘言勉之。三軍皆如挾纊。不覺寒也。

倒載

沉醉謂之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爲荆州牧。每出酣暢而歸。人歌曰。山翁住何處。來往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加籩

增添飯味謂之加籩。左傳曰。鄭伯享楚子。加籩豆六品矣。

狐假虎威

託威權者謂之狐假虎威。春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乙曰。寡人自以昭奚卹爲相。諸國不敢犯境。豈非賢相之力乎。江乙對曰。王嘗聞狐假虎威乎。王曰。何爲也。對曰。有虎捕得一狐。欲噉之。狐曰。爾勿食我。天帝使我爲百獸之長。爾若食我。是違天帝之命。必不祥矣。爾不信。當隨我行。百獸見之。無不奔怕。虎不知百獸畏己。將謂畏狐。遂不敢食。今大王有甲馬五千。强兵十萬。諸國畏大王之威。不敢犯境。非畏昭奚卹也。

王曰寡人知矣。

周郎

士流會音樂。謂之周郎。吳志周瑜。字公瑾。妙於音律。每有筵宴。所奏音樂。小有誤失。瑜必舉目瞪視。時人曰。曲有誤。周郎顧。初孫權兄名策。與周瑜同征夏侯。獲喬公二女。策與瑜各納一人。策謂瑜曰。喬氏雖至流離。得吾二人採納。可謂佳壻矣。吳國因此呼瑜爲周郎也。

蚌鷸相持

兩人相捃拾。謂之蚌鷸相持。史記。趙欲伐燕。蘇秦爲燕說趙王曰。臣今來時。水中見一蚌出曝其腹。有鷸鳥啄其肉。而蚌合其喙。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蚌。鷸相持之際。有漁父見。併而擒之。今燕趙相持。爲弊甚衆。臣恐强秦有漁父之功。願大王熟計之。趙王乃止。

排闥

推門入謂之排闥。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酤爲業。後從高祖征伐有功。高祖既定天下。嘗臥疾於禁中。不欲見人。詔闔者不令放羣臣入。噲乃排闥直入。見高祖流涕曰。陛下與臣等起於豐沛。其何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帝乃笑而起。

鼓盆

喪妻謂之鼓盆。莊周妻亡。惠子往弔。莊周不哭。乃鼓盆而歌。人問其故。莊周曰。哭且無益。自損而已。

負荊

人有過將謝罪謂之負荊。史記。秦昭王與趙王會于澠池。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王善絲桐。願聞之。趙王乃爲鼓琴。秦王遂命史官書之。趙將藺相如進秦王前曰。寡君聞王善擊缶。請擊之。秦王不允。相如按劍於前曰。五步之內。制在一夫。大王豈可恃衆乎。抽劍怒目。欲刺秦王。秦王驚怕。乃爲擊缶。相如亦命史官書之。會散。各歸本國。趙王以相如爲將軍。廉頗嫉之。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勳。相如徒有口舌之勞。豈可位居吾上。若逢見。必當辱之。相如聞之。出入道路。迴車遮之。相如下諸吏曰。某等各辭親而仕君者。慕君之高也。今廉頗與君同列。而君畏之如此。某等雖不肖。各請歸農。相如曰。吾尚不怕秦王。豈怕廉頗乎。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難吾二人。今若二虎相鬬。勢不俱生。吾豈可棄國之急。而行私忿乎。廉頗聞之。乃負荊詣相如門。謝曰。頗言寡淺。輕侮君子。將軍弘雅。乃至於斯。遂與相如爲刎頸之交。

巨卿之信

與人相約。應時而至。謂之巨卿之信。後漢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暮秋爲期。元伯至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之。母曰。相去千里。何以審的。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愆期。言訖。巨卿果至。

鄧艾之疾

口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云。鳳兮鳳兮。亦只有一鳳耳。

文過飾非

有過不改。但說詞理。謂之文過飾非。論語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又魯哀公問孔子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卽是不文過飾非也。或云顏有過不至兩度。然論語內二字絕多。唯不貳過字別何也。貳者副也。且周易云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大宛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爲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爲大宛也。

薁粟

馬料謂之薁粟。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躬自斬薁爛粟以飼馬。

釋常談卷之中

彈鋏

譏諷主人覓食物謂之彈鋏。史記馮驩在孟嘗君門下爲客。每給蔬飯。驩乃倚柱彈鋏而歌曰。長鋏兮歸去來。食無魚。孟嘗君知之。乃依上客給以魚肉。後果有市義三穴之功。以報孟嘗君。

傭書

受雇寫文字謂之傭書。吳志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好學居貧。爲人傭書以自給。抄寫纔畢。已誦在口。後位至侍中。

蒲鞭之恥

罪重而懲輕者。謂之蒲鞭之恥。漢書劉寬字文饒。爲南陽太守。吏有過。以蒲鞭決責。示其恥也。

開東閤

接待賓客。謂之開東閤。漢公孫弘起客舍。謂之東閤。招迎賢士。後爲丞相。封平津侯。

東道

接待賓客。謂之東道。史記秦欲破鄭。鄭國君謂秦王曰。若能捨鄭。願爲東道之主。有賓客往來。可以救接其不達者也。

楊朱之泣

泣於途路。謂之楊朱之泣。淮南子曰。楊朱見歧路而泣之。曰。何以南。何以北。高誘曰。嗟其別易而會難也。

七步之才

文章敏捷。謂之七步之才。陳思王名子建。魏文帝親弟也。有大才。文帝嫉之。令作詩限七步內須成。子建詩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八斗之才

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膠柱鼓瑟

不見機而守舊規者。謂之膠柱鼓瑟。史記。趙有名將趙奢。能用兵。奢既死。趙王憐之。使其子括將兵拒秦。藺相如諫曰。大王以其父之能而用其子者。如膠柱鼓瑟耳。括之用兵。不及父者遠矣。必敗大王之事。王不聽。爲秦將白起坑趙軍者四十萬。

鬱壘

桃符謂之鬱壘。干寶續搜神記。及應劭風俗通云。東海之中度朔山。山有盤桃。屈曲三千里。枝間東北有二鬼。一名鬱壘。一名神荼。萬鬼皆怕之。今歲首立桃符於門。畫此之形。以辟鬼也。

弊帷之歎

馬死謂之弊帷之歎。禮記曰。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

雪東門之恥

堅心報怨。謂之雪東門之恥。越王勾踐。不納范蠡之諫。興兵伐吳。果大敗於吳之東門。越王以餘兵五千。退保會稽。遂苦身勞思。置膽於坐臥之所。出入嘗之。不忘其苦。後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恥。

折券

毀除文契。謂之折券。齊相孟嘗君。受封邑於薛。薛地名。召門客往薛徵租。時有下客馮驩請行。驩至薛。召欠租者悉至。合其券。券。今契也。既同。詐稱孟嘗君令放欠租。盡焚其券。既歸。孟嘗君訝其速。問其故。驩曰。爲君折券市義而歸。何訝速也。後孟嘗君失意罷歸。薛之父老。皆郊迎。壺漿塞路。乃馮驩之致也。

分謗

救人行非事。謂之分謗。昔韓獻子將欲斬人。郤獻子往救之。至則已斬訖。郤獻子徇之曰。吾爲韓君分謗也。

棄繻之志

人有決意求官者。謂之棄繻之志。史記。終軍字子雲。西遊入關。關吏曰。若還。當合符。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度關。後爲謁者。持節出關。關吏見之曰。此前棄繻生也。

伐柯

媒人謂之伐柯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王濟之僻

諳馬性謂之王濟之僻晉王濟乘馬度水馬不肯度濟曰必是惜錦連軋今之紫襜是也令解去之馬乃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僻和嶠有錢僻帝問曰卿有何僻臣有左傳僻

潤屋

家富謂之潤屋曾子曰德潤於身富潤於屋

修容

重梳裹謂之修容漢馮黎字叔平爲人矜嚴好修容儀動作可觀

鬒髮皓齒

女人髮黑齒白謂之鬒髮皓齒漢武帝幸平陽公主宅見歌者鬒髮皓齒悅而問之主曰姓衞字子夫帝遂納之即令升車從帝入宮後册爲皇后

鮮粧帕服

婦人施粉黛花鈿著好衣裳謂之鮮粧帕服李夫人別傳曰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牆而臥都不迴顧默然不語帝垂泣而去延年已下責夫人曰帝既再三顧問合轉面一見帝囑託骨肉何乃略不迴顧夫人曰我以色事帝今且色衰愛移人情自古如此今臥疾日久形狀枯悴若將衰皃見之又何益

於骨肉乎。我今不迴顧者。我若不起此疾。帝必追思我鮮粧帕服之時。是深囑託也。

么麼

身小謂之么麼。春秋後語曰。齊相孟嘗君入秦。秦王留之。不放歸本國。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猶未開。秦法。候鷄鳴。關方開。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雞鳴。關乃開。遂得出關。徑往趙。趙之人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及見。乃曰。向來聞孟嘗君之名。將謂是魁梧之士。此乃么麼丈夫耳。孟嘗君聞之大怒。手刃三十餘人。遂歸本國。史記作眇小丈夫。

持兩端

事有未決。臨時看勢。謂之持兩端。史記。魏信陵君之姊。嫁趙平原君爲夫人。秦發兵圍平原君。平原君遂遣往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曰。欲救趙。又恐秦國强大。不救。又與趙有骨肉之情。遂遣晉鄙領兵五千於趙交境屯駐。名爲救趙。寔持兩端。平原聞之大怒。遣使責信陵。信陵乃用挹關之士侯嬴計。竊虎符。領屠者朱亥同往晉鄙軍前。令朱亥袖三十斤鐵槌。槌殺晉鄙。信陵矯詔自領軍救趙。遂得解圍。

色莊

面嚴敎謂之色莊。論語曰。君子色莊者乎。

屣步

不乘鞍馬。謂之屣步。屣。鞋也。蔡邕雅重王粲。屣步迎之。

匕筯

匙筯謂之匕筯。蜀志。先主劉備。從曹操歸許昌。操因從容次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不覺匕筯墮地。蓋怕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握髮吐餐

不倦賓客。謂之握髮吐餐。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伯禽驕慢。公誡之曰。吾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餐。以接賓客。恐遭人怨。恐遺天下賢士。汝愼勿驕慢於四方。

挂冠

休官謂之挂冠。西漢馮萌。字子康。見王莽篡逆。乃曰。不去。禍將及身。遂解冠。挂於城東門而去。

陶朱公

能持生致富貴者。謂之陶朱公。昔范蠡爲越臣。助越王滅吳有功。遂拜蠡爲上相。蠡曰。大名之下。難可久居。乃乘扁舟泛五湖。自號鴟夷子。耕於海畔。父子持生。置產千萬。齊王聞之。乃拜爲相。蠡歎曰。居家卽置千金。拜官位至卿相。此乃布衣之極矣。久受尊榮。恐後不祥。解相印。盡散家財。與知友。懷其寶貨。行止于陶。陶卽陶縣。以爲此地是天下中交。易有無之通路。於是自號陶朱公。復父子耕蓄。候時轉物。居無何。又生計巨萬。

商君

爲法自死者。謂之商君。史記。秦孝公懸牓通衢。招四方賢士。共理秦國。有衞人公孫鞅。因宦者景監。得見孝公。說以霸道。孝公大悅。遂立嚴條。秦國法令大行。人盡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鬬。遂封鞅於商洛。號爲商君。後孝公太子犯法。不可施刑。遂黥其太子傅公子虔。秦之大臣。皆以法令不便。盡怨商君。數年之後。孝公崩。惠王立。舉國欲害商君。商君怕。乃逃去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是商君。遂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乃嘆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

智囊

患癭者謂之智囊。史記。秦樗里子癭而多智。時人號爲智囊。又杜預亦有癭也。

寘葦

下毒藥謂之寘葦。史記。晉獻公後納驪姬爲后。姬譖其前太子申生於公曰。妾夢申生之母。從公求食。公遂令申生往其陵祭之。祭迴。姬譖寘葦於酒食中。申生欲上公所祭酒食。姬曰。妾聞食從外來。先須試之。公以酒酹地。地墳。以肉飼犬。犬死。公怒。遂殺申生。

膏肓

病重不可醫。謂之膏肓。晉景公染疾。醫療不損。乃遣使入秦召盧醫。盧醫未至。而景公夢二童子相謂曰。秦醫若至。我等必傷也。一童子曰。我居膏下。子居肓上。其奈我何。及醫至。謂公曰。此病在膏肓之中。藥餌

不能到。針灸不能及。非臣不能醫也。景公曰。眞良醫。果如夢中之言。

遏惡揚善

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謂之遏惡揚善。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也。

弧矢

弓箭謂之弧矢。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姜維之膽

人大膽謂之姜維之膽。蜀志。姜維字伯約。膽大如斗。

強項

不伏跪拜謂之強項。後漢書云。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胡陽公主家僮。白日殺人。宣領佐吏於洛陽門待之。須臾。公主出。家僮亦侍衞而行。宣遂令佐吏擒而殺之。公主大怒。還宮訴於光武。光武欲殺宣。宣曰。陛下令公主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國。遂以頭觸殿階。血流被面。帝令小黃門引宣謝公主。宣拒之。帝令捺其頭低。宣竟不伏。遂封宣爲強項侯。

便便之腹

人肚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肚大。以教授爲業。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晝眠。孝先聞而答之曰。邊爲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晝眠。思經義。夢與周公言論。寐與孔子通理。弟子嘲

師出何典記

手談

著碁記之手談。遇眞傳云。昔有樵人入終南山採薪。忽見一石室中有二老人碁。樵人迷路。問碁者曰。此是何處。碁者不應。樵者拱立移時。候畢局。又問之。老人曰。向來吾方手談。不暇對汝。乃指樵人出路。樵人得出。遂告於居人。居人驚異。乃領樵人入山尋訪。攀蘿引蔓。無處不到。已失其所。

步屧蹣跚

患脚謂之步屧蹣跚。春秋時。平原君趙勝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躄者於樓下蹣跚而行。妾見之大笑。躄者詣其門。謂平原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而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斬美人。而終不斬。是君無信也。平原君遂斬其妾以謝之。諸客再至。

櫝楚

杖謂之櫝楚。禮記曰。櫝楚二物。收其威也。

塞上翁失馬

禍福相隨謂之塞上翁失馬。淮南子云。塞上翁有好道者。家有走馬入胡地。鄰人皆歎其失馬。翁曰。未必爲禍。居數日。其馬引胡虜駿馬同歸。鄰人又皆賀之。翁曰。未必爲福。既得駿馬。翁之子墮馬折臂。鄰人又來借問。翁曰。未必爲禍。居一年。胡虜大下。丁壯者皆控弦而戰。翁之子以臂折得免。

釋常談卷之下

投轄

留客飲宴謂之投轄。昔陳遵飲酒。賓客滿座。盡取客之車轄。投於井中。

罍恥

飲酒次酒盡謂之罍恥。禮記曰。瓶之罄矣。罍之恥矣。罍。卽酒樽。

無投杼之疑

清愼之士。被人讒毀。謂之無投杼之疑。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而參母方織。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參必不殺人。俄頃又有人來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亦不信。如此三度。其母乃驚疑。投杼出門而望。復有人來。其母問之。答曰。殺人者。非母之子也。

登徒子

男子好色。謂之登徒子。宋玉曰。登徒子眞好色者也。婦人有蓬頭垢面。彎耳露齒者。皆淫之。

不速之客

凡筵宴有不屈命而自來者。謂之不速之客。周易曰。包有魚。不利于客。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憔悴

人有失意瘦惡謂之憔悴。春秋云。屈原事楚懷王。爲三閭大夫。爲佞臣靳尚所譖。王乃流放之。原遂遊於江潭。行吟澤畔。形容憔悴。有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以至此。原曰。舉世皆濁。唯我獨清。衆人皆醉。唯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原曰。吾聞新沐者必拭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遂投汨羅而死。楚人以原五月五日死。以竹筒貯米投水中祭之。後有人遇之於長沙。自稱是三閭大夫。每蒙楚人筒粽見祭。常爲蛟龍所奪。但以五色絲縛之。蛟龍所畏。無能奪也。

陸雲之癖

愛笑。謂之陸雲之癖。晉陸機見司空張華。華曰。賢弟何不來。機曰。舍弟有笑疾。不敢不先陳之。張華鬚偏。遂以錦囊盛之。雲見果大笑。華終不怪。又嘗縗絰上船。水中見己之影。大笑落水。幾至于死。

無鹽

女人醜陋。謂之無鹽。齊有醜女。號無鹽。曰頭深目。垤胸隆腰。肥項少髮。皮膚如漆。年四十。嫁不售。乃自干於齊宣王。王召於渐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時宣王至渐臺。無鹽撫膺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怪而問之。對曰。大王西有秦衛之患。南有强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有奸臣之衆。衆賢不附。王嗣未立。此一殆也。渐臺巍峨。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讒者進於左右。此三殆也。就酒淫湎。以

夜繼晝。女樂倡優。縱逸無度。此四殆也。宣王乃停漸臺。廢女樂。退讒佞。進忠直。遂册無鹽爲后。自此齊國號爲中興。

擢髮之罪

罪犯深者。謂之擢髮之罪。魏大夫須賈。讒范雎於魏王。王使人歐雎。折齒拉肋。致於廁中。雎求守廁者免死。後遂改姓名。稱張祿。入秦爲相。須賈充使至秦。范雎責於賈。賈對曰。某有湯鑊之誅。請屏於胡貊之地。雎問曰。汝罪有幾何。賈曰。擢某之髮。不足贖其罪。

伐善

凡人自衒其能。謂之伐善。論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盤庚

五遷。謂之盤庚。尚書盤庚云。殷帝五遷其國。

杖頭

百錢謂之杖頭。晉阮脩字宣子。嘗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家獨飲。酣暢而歸。

上巳日

三月三日。謂之上巳日。漢書禮儀至三月三日。士流祓禊。飲酒於東流。自魏但以三月三日。不計上巳日。

落帽之辰

重陽謂之落帽之辰。晉孟嘉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重陽會飲於龍山。嘉後至。忽風起。吹帽落。而嘉不覺。溫誡左右勿言。以觀舉止也。

喪明之感

子死謂之喪明之感。禮記曰。子夏死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問曰。吾嘗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喪汝親。使人未有聞焉。汝罪二也。汝子死。而自喪其明。汝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也。

倨傲

見人輕慢謂之倨傲。漢酈食其食音易。其音箕。謁高祖。高祖方使二婢洗足。次令引食其入。食其既入見高祖。乃長揖而不拜。問高祖曰。大王欲助秦乎。爲破秦乎。若擬破秦。豈可倨傲見長者耶。

微瑕

人有小過。謂之微瑕。史記曰。趙得卞和之璧。秦王聞之。使人至。請以十五城換之。趙王欲不與。畏秦强盛。與之。又恐不得十五城。遂與羣臣選擇有氣度者。爲送璧使。有閹官繆賢。舉藺相如可爲使。相如既受命。齎璧入秦。獻於秦王。秦王得璧之後。唯與宮嬪傳玩。全無酬城之意。相如乃詐云。璧有微瑕。請指示大王。於是相如曰。趙獲卞和之璧。大王特發使。許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不敢拒命。遣臣齎璧至此。大王受璧之後。曾無割城之意。相如遂睥睨柱礎曰。大王若乃見逼。臣請頭璧俱碎。秦王恐損至寶。遂令且歸館驛。相

如乃密遣使者懷璧歸趙。後乃自請鼎鑊之誅。秦王恐絕二國之好。亦不加罪。

疊疊

事有相續。謂之疊疊。疊疊者莫善乎著龜。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疊疊。卽是相續不絕也。

以己方人

人自所好而指與他人同者。謂之以己方人。謂以己身比方他人也。論語云。子貢方人。子曰。賜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今人多云以己方人也。

絕纓

夜飲次。忽燭滅。謂之絕纓。楚莊王與羣臣夜飲次。燭滅。有一人起牽美人衣。美人告王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得其纓矣。王曰。飲人以酒而責人以禮。吾不爲也。遂令左右盡絕其纓。然後繼燭。及楚王與晉戰。晉軍圍楚數里。楚將有一人登鋒冒刃。用命交戰。遂解晉圍。楚王疑而問之。對曰。臣是昔者絕纓士也。

哀王孫

見貧士與錢及食。謂之哀王孫。漢書韓信。淮陰人也。少將家貧。嘗至下邳釣魚。有漂母哀之。將歸家致食。因止信數十日。信謂漂母曰。異日必願酬答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爾報也。

掃門

凡欲求事先施功力。謂之掃門。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早來平明卽往參之門。掃淨

街路。參怪而潛問之。乃魏勃也。引而問之。答曰。願見丞相。於是爲之通達。參遂納之。擢爲舍人。

俯拾地芥

能修志業苦求身事。謂之如俯拾地芥。漢書。夏侯勝字長公。常云。男子所患不明一經。經術既明。取朱紫如俯拾地芥。

歸遺細君

從外將物歸與妻。謂之歸遺細君。細君。卽妻也。漢武帝因伏日賜東方朔肉。太官不在。朔乃自抽所佩劍割肉。將歸。太官遂錄奏帝。帝令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義也。帝笑曰。卿自責。乃自獎也。

達於未萌

知未來事。謂之達於未萌。春秋後語云。趙武靈王欲衣胡服。公子成以不便奏之。王問服之義。公子成對曰。愚者昧於成事。智者達於未萌。遂不納公子成之言。卽日胡服。

何日脂轄

問人何日遠行。謂之何日脂轄。詩曰。巾車脂轄。行在何日。

有鴻鵠之志

人雖居貧而志大者。謂之有鴻鵠之志。史記。陳勝字涉。少時家貧。爲人傭耕。忽謂同耕者曰。他日富貴。不

忘汝等同耕者笑曰貧寒如此焉有富貴勝曰鷰雀豈知鴻鵠之志哉後果先起於劉項舉大軍爲楚王

挂劍之義

心許人物而不更移者謂之挂劍之義史記吳季扎吳王最小子也王使扎聘於晉帶寶劍以自衛北過徐君念扎之劍雖不形言扎心已測扎以遠使未達心私許之及扎迴徐君已死乃以劍挂墓樹而去

忠信獲罪

爲事盡忠反招疑忌者謂之忠信獲罪史記蘇秦自齊歸燕國人毀之於燕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王遂棄而不用蘇秦謂燕王曰王聞有忠信獲罪者乎王曰何也秦曰昔有人遠官者妻通於外人及夫還其妻致毒藥於酒中使其妾進之妾曰酒有毒言之則罪於主母不言又傷於主父是以佯仆覆酒於地主父不察乃笞其妾王於是稍悟

燕爾

新婚者謂之燕爾詩曰燕爾新婚燕去聲

于飛

夫妻同行謂之于飛詩曰鳳凰于飛

自掇其咎

公然爲非自致其禍謂之自掇其咎周易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趙達

筋謂之趙達。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筋而算。無不徵應。吳國興亡之事。並中其算。又嘗過故人之家。故人曰。慙無酒肉相待。達乃將一筋再三縱橫擲之。謂故人曰。君牀頭有一器酒。北壁上懸一猪脚。何無酒肉之有。故人笑曰。知君善術。故相試耳。乃出酒肉以延之。

失飪

飲食過熟。謂之失飪。論語曰。臭惡不食。失飪不食。

風流醞藉

人有溫柔雅律。謂之風流醞藉。書廣德如此。

六出

雪謂之六出。草木諸花。皆有五出。唯雪花有六出。

二毛

髮半白。謂之二毛。昔潘安仁年三十二歲。鬢已二毛。

馳騖

驅馳求名利。謂之馳騖。

風馬牛

人事不相干。不相接。謂之風馬牛。

　　甡纊

聾謂之甡纊。天子以綿擁其耳。不聽人過。

　　圓規方矩

指教。謂之圓規方矩。

　　聾聵

不嚮好事。謂之聾聵。

　　敗於垂成

凡事欲成却不成。謂之敗於垂成。

　　靡惡不爲

不善之事。並曾爲之。謂之靡惡不爲。

　　自媒

自稱己善。謂之自媒。

　　厚誣

枉人爲非。謂之厚誣。史記。吾雖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佩韋齋輯聞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 張志政）

G一四四九上

平宓